

清朝全史

第一冊



中華書局

清朝全史上一

第一章 總說

滿洲部族之概說。長白山之嵯峨。黑龍江之激盪。似語吾人以紀元前數世紀。卽有民族生息於其間也者。就吾人所知。周秦之際。則有肅慎氏。此族大概據有今吉林省之東北。及牡丹江流域。惟知其曾以楛矢石弩。貢於中國。此外在歷史上。亦無特殊影響。暨於漢代。各種部族。割據四方。據有今長春附近地方者爲夫餘。據有鴨綠江之上流者爲高句麗。而肅慎氏故地。則有挹婁之部族。其南爲朝鮮之咸鏡道。則有沃沮。漢人汎稱之曰濊貊。考彼部族四方割據之情形。可以想見其習俗之差池。然漢種自周秦以至漢代。向東北發展之事實。固有不可忘者。當戰國時。先開拓遼河流域爲燕國。燕國以昭王之時爲最盛。賢將秦開以善用兵聞。其在直隸方面。則踰長城。卻東胡於東北數百里之外。在滿洲方面。則奪遼東遼西二郡地。建襄平府於遼陽。以經略各地。徵之史籍。可知今鐵嶺開原附近。爲漢種與外族接觸之地。其地似設有一長塞也者。秦併燕國。承其行政區域。漢踵秦起。漢人文化。遂移植於遼河流域。漢人爲開拓而來者亦衆。滿洲舊時種族之濊貊。與移住之中國人相接。盛於此時。物品之貿易。智識之交換。亦咸在此處。此等事實。至後漢益彰。其後自三國迄於晉

代。則高句麗首處優勝地位。西屏中國主權於遼河之外。東出兵踰長白山。併吞諸部。更南下朝鮮半島。略今京城以南之地。高句麗所以保此景象。歷時甚久者。固由中國本部騷亂。彼得受間接之利益。然亦可知彼等文化。去漢族不甚遠也。高句麗前鋒西渡遼河。侵入內地。與漢種已成宿仇。及後中國本部統一之業成。遂統大兵。長驅入遼東。如隋煬帝及唐太宗之師。當爲滿洲部族與漢種戰役之最大者。高句麗之態度。當時不免出於消極。然彼等歷時兩朝。屢卻漢種大軍。因之滿洲部族自負之心。勃然而生。不獨高句麗爲然。卽居住北部滿洲之部族。亦多抱獨立之感。高句麗滅亡後。粟末靺鞨之衆。建渤海王國於今寧古塔地方。北壓黑水部於今黑龍江地方。復西侵遼河流域。與契丹部族對峙。此非明證耶。史家雖稱彼等爲海東之盛國。然所謂高句麗與渤海王國者。其舉動囿於一隅。無關東洋之大勢。可斷言也。

滿洲部族之自負。渤海王國之衰亡也。契丹起於西喇木倫河。出兵滿洲。吞併諸部。爲滿洲一大變局。各地方之習俗。乘戰勝餘威。混入於長白山南北者。從此時代爲始。然契丹本非純粹蒙古種。其文化多受漢人之陶冶。滿洲部族轉而學契丹。每比諸逕學於漢種者。成績更佳。惟時至今日。契丹文獻之存者。甚尠。欲與當時滿洲文化。一較短長。夫亦難矣。當十一世紀之初。金國崛起於今哈爾濱東北之阿什河上。其部族以反抗契丹著。然其文化亦

有賴於契丹。試考彼等所創造之宗教文學以及制度等。多踵契丹之舊。迄今猶斑斑可考也。金之初起。中國本部有趙宋朝廷。通好於金。以共討契丹。迨契丹云亡。燕京附近割予契丹者。已爲金所得。於是與宋之土地相接。與宋之交涉亦繁。金國至此。不徒爲滿洲一隅之主人。其舉動關於東洋之大勢矣。詎意蒙古勃起北方。僅數十年。完顏氏之社稷。已蹂躪於成吉思汗馬蹄之下者。亙數世紀之久。女真人之自負雄心。卒未稍衰。則金國之歷史。有以使然。且彼等之文化。無非金國所扶植。種族之能力。亦多由此時代所培養。而爲後代之淵源。此不可揜之事實也。

清朝史之發軔。金國旣墟。滿洲部族。復爲外族所統治。斯時也。元室起於漠北。東鄰諸族。均俯首就範。女真人受元朝風俗之感染。雖信仰起居之微。殆無不取法於蒙古。乃元祚不永。洪武二年。明兵攻北京。元主遁於沙漠。翌年秋。崩於今之達里泊地方。而漢兵早至遼東。僅故元將軍納哈出。據有今奉化懷德境上之金山。此外已無復蒙古勢力。明兵追奔逐北。戰勝攻取。李文忠藍玉等。北逐蒙古兵於濶灤海子。征遼軍復長驅而進。東入松花江。元於是日卽於亡。據史所言。女真人當是時。頗思奮起。建立王國。所謀未遂。遽移於朱明統治之下。則漢人用兵神速。有以致之也。由是女真人受明人羈縻。亙三世紀之久。其散在各處之部族。對於明室。奉令惟謹。閱時旣久。部族之間。爭奪頻仍。漸就團結。武備財賦。日有增長。遂

一再犯邊。狡焉思啓矣。然明邊吏之態度不正。亦所以搆女真人之怨恨。況漢族不逞之徒。遁入彼族。爲其謀主。反噬宗國。毫不爲怪者。亦復不少耶。要之明與女真兩族接觸雖久。而漢族國力。長居優勢。女真人曾不能參與中原之大勢。間爲漢族累者。不過勾結西北蒙古。助其侵略而已。明人常稱外患爲北虜南倭。虜卽北部之韃靼。倭卽日本之海寇。而曾不及女真。可見吾人解說之信而有徵矣。然所謂國家之兩大患者。倭自文祿以降。卽形收斂。韃靼則自俺答汗之死后。亦漸就明廷之羈縻。朱氏社稷。宜可以長治久安矣。孰意無端災禍。發於長白山以南。曾未幾時。而遼東之疆圉。毀撤殆盡。炎炎赤舌。大有席捲北京宮庭之勢。時乎命乎。清朝史之發軔。當以此爲第一步矣。

明朝邊備之破壞。明朝之保持遼河流域以爲東藩也。前已言之。漢族威力。至此大爲恢復。卽隋唐盛時。亦無此鉅觀。明代政治家。常注意於此方面。可以想見。及其弊也。宦官干預政事。卽在此新版圖內。亦所不免。至靈敏之漢種。常欺女真之樸訥。以肥私腹。猶其小焉者。初漢種欲保守遼河豐沃之流域。因建築長城以防之。乃歷代地方官。不遵祖制。聽其廢圯。至久而基址莫辨。開原城且陷於外夷。城外數里。卽有賊寨。貢使所過。輒被掠奪。此明中葉正德時事也。自是予外族以可乘之隙者。不知凡幾。而當時尙未遽釀大事。不可謂非明之幸。然自他方面觀之。其統御女真之政策。亦未始不得要領也。當時明之遼東承文錄役之

後邊疆守備不似正德時之廢弛。所謂宿將謀臣。尙未絕跡。滿洲起於女真衰微之際。一蹴破遼河以東。不出三十年。遂入中國。奠都燕京。其勇敢誠令人歎服。此中原因。至爲複雜。因何能破漢族數百年之防備。是不得不求之清史矣。

滿洲部族之能力。明代女真人。以其祖先在金國時。曾統御中國幅輳之大部。甚爲自負。及清朝崛起。此種自負心。不僅屬諸空想。且竟顯諸事實。當太祖微時。常欲統一其部族。爲一赫赫女真之首領。迨彼自吞明國。始悟如是者。徒託妄想。彼一般無智之長白山東西部族。更何足云哉。雖然。事勢之來。非可逆料。太祖子孫希望可汗之位者。倏臨朝稱帝。至其曾孫。略雲南。平兩廣。以漠北蒙古爲藩籬。劃阿爾泰山爲鴻溝。藉固邊圉。除蒙古初期外。漢族朝廷。均莫與比。據漢族解釋。依長城南北爲區別。號稱中國。清朝不以此爲足。欲究黃河之源。探崑崙之墟。撤去華夷之界。進游大同之宇。吾人雖不信長白山下之一部族。能挾此偉抱而來。而實副其名。固亦無如何者。滿族由金以來。自負雄心。至此已爲滿足。然從一方面觀之。爲亞洲之主人翁。任漢種之保護者。固由其能力所致。非屬偶然。第滿洲能否長保此地位。天是否獨加以眷愛。此則將來歷史上之問題也。

種族觀念之調和。外族入主中國。多屬割據成雄。絕少統一世期。自二世紀末。竊據者史不絕書。然實可分爲二種。其一。在趙宋以前。則爲拓跋魏遺裔之鮮卑種。其二。在趙宋以後。

則爲入御中國之元清兩朝。此爲最大者。是等區別。非指統治範圍之廣狹。與包含種族之多少而言。乃以被治者之漢族心理爲標準。約而言之。漢族對於種族之觀念愈深。則影響於統治之狀態者益鉅。趙宋時代。頗能注意及此。而元不審是。惟知重用族人。此其所以速亡也。蓋漢族始雖屈服。一遇武備廢弛。往往漸露頭角。因其數千年固有之文化。不能與征服者混合。故調和此種情事。爲統治中國之一大要件也。側聞清初君主。對此煞費經營。頗收成效。迨至末造。在朝要路。悉以親貴濫竽。無復顧及此事。則其衰亡原因。雖非出於一途。然其缺滿漢之融和。固無可諱言者也。

思想之變遷。與種族之自悟。當清之世。最足令人注意者。卽對外觀念之變遷是也。康熙朝。與俄結尼布楚條約。雍正朝。復結恰克圖條約。兩國使臣。或在漠北。或在黑龍江上流會合。蓋待歐洲諸國爲夷狄。謂天壤間更無他國。可與比竝。乾隆朝。英國使臣馬加尼 *Macartney* 帶重命來。中國待以屬國之禮。英使臣抗禮不下。查其所齎還之國書。仍係對屬國王勅諭。可知當時清朝之人心。尙保持舊時之思想也。嘉慶朝尙依然未改。至一八四二年八月。結江寧條約。清朝歷久所保之名譽。一旦大受毀壞。始覺宇內尙有對等之國家。此不獨打破清朝之迷夢。實警醒中國千餘年之思想也。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於是時創設。吾人對之。頗覺奇異。何則。清朝祖先。非所謂夷種者耶。中國非呼彼爲東夷者耶。當其始入北京。君

臨中國之時。最感統治之困難者。實由漢種之視彼爲異種。彼等祖宗。因昌言漢種所崇拜之舜爲東夷之人。文王爲西夷之人。在德不在種。並附會漢族所崇拜之泰山爲長白山之支脈。以鼓吹中外一家。滿漢合同之理想。然漢種風俗習慣。爲力甚強。雖對於武力。不能不臣事滿人。而承平日久。人皆修文。則滿人思想。亦不能不服從漢種。法國詩人波路德所謳歌。管領錦繡山河之乾隆帝時代。在清朝號稱郅治。其思想亦復與漢人同化。雖曰中外一家。而主客之界自分。以滿洲入馭中國。反客爲主。則人事變幻。不亦極耶。夫清朝之衰亡。詎待宣統朝而始決哉。自江寧條約以後。清廷雖未猛醒。而外人待以不良之態度。加以種種之壓迫。漢人思想。頓起反感。一般先覺。遂提倡生存競爭。弱肉強食之論。其歸結則在改造國家。鼓吹革命。卒以復漢排滿之名相號召。得大多數之同情。是足耐人尋味者。清朝史對於此事。不能不爲適當之論列也。

第二章 明代對於滿洲之策略

明初經略滿洲。遼河流域多屈曲。西發源於內蒙古之克什克騰部。東北流經杜默特旗之北境。折而南下。從開原北境。向西疾趨。入於遼東之海。明初從山東渡海入遼東。奪取遼河沃土。此洪武四年春事也。從北京之東北出喜峰口。更進而北。略遼河之上源。前元之故府大寧治。今察罕城。明以常勝之勢。攻掠此等地方。遼河流域之首尾。皆爲漢族所得。然其

中部地方。卽今朝陽府東北。爲其經營所未及。當時國力之強盛。於此可以想見。明旣取燕京。洪武四年。納元平章劉益降。置遼衛於今之得利寺附近。定遼東都司於今之遼陽。二十年夏。納前元將軍納哈出之降於金山。當時所在之處。不無反側。然開原以南。皆帖首內嚮。明馭滿洲之基礎。實定於此。

太祖經略之情形。略可推知者。先封燕王於北京。使治理北方。又封韓王於開原。寧王於今喀喇沁之新城。似以控馭遼河之首尾。更封遼王於廣寧。扼東西遼河之孔道。此種設備。無非保護遼河流域之開拓。以堵韃靼女真之內犯。其初寧王府之兵力。不獨對於遼東。爲連絡之計。西與宣府及大同之守備。亦相應援。此可考見者也。太祖爲邊防處置。對於北方勁敵。卽蒙古之集團。所謂朶顏三衛者。遠卻之於西喇木倫河北。命其遊牧。其用意可謂周密。以太祖之鞏固東北邊防如此。就吾人觀之。較後世論遼東經略者。徒爭遼河東西之地。以繫邊陲之安固。其深謀遠慮。殆不可同日語矣。

永樂帝之雄圖。永樂元年。明太宗遣行人邢樞於黑龍江流域。撫視江南北各地方。更招致今樺太之居民。此可驚異之事也。

黑龍江一帶地方。當時名曰奴兒干。在元設征東元帥府。或曰三萬戶府。世祖忽必烈東征時。因樺太地方。可爲戰艦之根據地。以一軍征服之。據元史所載。當時元兵先占樺太之北。

部爲島上之土人所苦。不果達其目的。因此之故。永樂帝知懷柔此土之必要。先遣使者。帝曾謂侍臣曰。朕非冀併黑龍江南北之地。蓋因散居是地之人民。昔擾邊徼。宋時徒賂金幣。卒爲大患。今彼族有來歸之機。欲從其所欲。量授官職。給予賜賚。所謂捐小費而彌重患也。觀是言。可窺測帝之用心矣。

帝之招撫黑龍江也。非不輔以兵力。從遼東至奴兒干之滿涇站。置驛站四十餘所。依於前代之站赤。在今吉林省城地。造戰艦。創設巨大船廠。其兵力若何。雖難盡悉。然據洪熙元年十一月記錄。述官兵歸來者。一千五百餘名。則當時用兵之巨。可以想見。此等兵卒。以黑龍江野人所見。嘗攜無數之武器而往。帝一爲誇耀軍容。一爲招撫彼等。旣而知此政策。久難爲繼。幸未遇蒙古兵之阻礙。至永樂七年。得設奴兒干都司於黑龍江口。此逐韃靼名酋阿魯臺於捕魚泊北之前一年春也。

永樂帝對女真之策。永樂帝之黑龍江招撫軍。分道而出。及於長白山東北之地。此可推知者。朝鮮北部咸鏡道之地。久爲元朝領土。洪武二十一年。劃咸興一帶之沃土。屬於鐵嶺衛管領。鐵嶺以朝鮮之鐵嶺關得名。遼東都司。更設東寧衛。從鴨綠江之谿谷。入朝鮮之江界。置七十餘站。據明之實錄所述。洪武二十一年。乘鐵嶺關設站之勢。北抵豆滿江之河谷。惟其地距遼陽甚遠。糧餉難繼。遂退軍。明之得知豆滿江。實以是時爲始。迄太宗永樂十年。

設建州左衛於今會寧府之河谷。此時明人所行之道。由開原繞松花江上源。出於今間島以東地方。明人足跡。洵遍於滿洲之山川矣。清朝學者。鮮有是說。明初疆圉。東盡於開原、鐵嶺、遼瀋。海。其東北境全屬日本。國初之烏拉、哈達、葉赫、輝發諸國。及長白山之納殷、東海之窩集等部。明人曾未涉足其境。永樂二年。仿唐羈縻州之制。設尼嚕罕都司。後又設衛所之空名。其疆域之遠近。莫知其詳。所稱之山川城站。亦在傳聞疑似之間。此指明朝中葉以後國勢陵夷之時而言。明初如洪武、永樂、宣德三朝。殊不信其如是也。

明廷據投誠滿人之口供。及出使行人等之報告。故授與官職。因衛所站地面而各分階級。各賜以指揮、千百戶、鎮撫等之璽書。明人記事。謂一百八十四衛。非必初有此數。後更增加三百八十餘。所述如是。此吾人所當注意者也。明時最初衛所之名稱。均指定一定之土地。若彼等部族。欲由此地移居他地。須受明廷指揮。及威力既衰。則土地移動。殆無關於朝廷。而官府惟認璽書勅道之例文耳。此勅道爲滿族享受禮遇及貿易權利之證。故彼等相互間。常以此爲爭奪之目的也。然明廷利之。特多頒勅道於各地。以任其紛擾。近求其例。殆與清康熙帝懷柔喀爾喀時。分一土謝圖汗爲七旗之多無異也。

遼東之防備。明初對於遼東。無甚防備。蓋在洪武時。祇須布置大體。然爲其所敵者。因於時代而異其勢。至永樂宣德二朝。遂專爲韃靼之防備矣。太宗度朔漠。逐敵酋阿魯臺等於

幹難河。其用兵每與軍政不一。退師之後。易使敵衆回復勢力。然彼嘗嘲笑漢兒柔弱之韃靼人。至此已覺膽落。當時與彼等共行動者。爲兀良哈三衛。一曰朵顏。福餘。泰寧三衛。蒙古之別種也。永樂二十年。太宗以征蒙歸途。大破其衆於屈烈河。三衛之徒。頓首乞降。當靖難之初。太宗曾利用其兵力。爾後驚駭不馴。且地據今科爾沁境土。動輒通款滿族。故遼東之防備。先謀所以對兀良哈者。不得已也。明人曾仿秦築長城之計。利用遼河水險。排列木柵於其內岸。復築土壁。此遼東第一步之防備。實英宗正統七年所創也。嗣以水險難恃。遂西自山海關。東抵開原以北。興起巨工。當時國祚方危。所稱遼河套。今新民府一帶之地。竟委諸敵。誠恨事也。至於由開原抵撫順。轉抵安東。卽東方一帶防備之事。比西邊後二十餘年。至成化初。始亦築設長柵。此種邊牆。爲遼東防備之主體。吾人不可不別爲縝密之考察也。西邊之守禦。西邊乃包括遼河流域之邊牆者。形多屈曲。可名曰凹字形邊牆。約說其原因。明之遼東都司。不欲兀良哈三衛之南下。始利用遼河之水險。設防以阻之。因此防禦計畫。遼河套一帶之沃地。遂不得不放棄。遼河套今爲新民府全境。其面積東西二百七十里。南北四百里。明廷雖夙知其弊。歷年思有以改革之。終不能實行。試究其原委。成化十二年。兵部侍郎馬文升疏請在海州（今海城）經牛莊驛通遼西三岔河之處。建設浮橋。疏載於皇明從信錄。略曰。遼東地方。三面受敵。故分兵三路防備。三路者。中路爲

廣寧東路爲開原及遼陽西路爲前屯及寧遠錦州義州以臣愚見遠東之西一百六十里廣寧之東二百里有遼河一道分遼東遼西當結冰時人馬往來不便一旦開冰倘此流域爲敵所據我雖有渡船難以猝濟東西勢隔不能相應殊恐誤事不少正統十四年我先據渡河之處既有成效予今造大船十艘橫列河上各以鐵索相連上加木板縮爲浮橋西岸豎木爲柱總繫船纜遣兵護守其地則東西之聲勢相連不至誤事云云此蓋從兵略上計畫可見橫斷邊牆中央凹處之遼河每資敵人以利文升此議不無可採朝廷依議施行是明之政治家對於西邊形式固確見其不完全也

鄧玉及李善籌邊之意見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述將軍鄧玉之意見有曰邊牆西起山海關東抵開元延袤二千餘里東西闊絕兵事上難於應援成化二十年邊將鄧玉言永樂時築邊牆於遼河之內地從廣寧東抵開元延長七百餘里若從開元西方經三岔河逕抵廣寧不過四百餘里以七百里之塹塞移守四百里之邊土卽逢外敵入寇應援甚易也

馬文升之政見僅計東西連絡之靈活鄧玉之說更進而論邊牆之弊端圖根本上之改革不外欲發展西邊占據遼河套以爲內地此說爲當時識者所許不待言也後此九年至弘治六年二月巡撫山東監察御史李善提出關於遼東邊事意見書明代談遼東事

情者必援爲論證。則當時政治家籌邊之意見。於此可窺見其梗概矣。其書曰。臣至遼陽開原。詢諸故老。皆謂宣德年間。遼東未設邊牆。惟遠置烽堡。嚴行瞭望。海運直通遼陽鐵嶺。以達開原。開原城西有考米灣。又舊行陸路。從廣寧直至開原。僅三百餘里。前年燒邊外荒地。東西兵馬會合於基盤山。由此而東北。達於近開原之平頂山。中間有顯州廢城。肥地萬頃。自畢恭築邊牆之後。遂以此等土地置諸境外。邇來三衛夷人。肆意南侵。漸入遼河套等處。假名牧畜。乘隙入寇。爲邊牆害者較昔尤甚。且沿邊牆一帶。地多平漫。土脈鹹鹵。每年春秋徵人夫。闔五萬名。費糧餉萬石以上。無益邊防。徒勞人力。雖最初之計畫恃遼河爲險。然夏旱水淺。敵騎得渡。冬寒冰凍。如履坦途。抄掠人畜。無敢耕作。遂至田野荒蕪。邊儲虛耗。不得不仰給北方之轉運。現今路隔遼河。又自盤山至牛莊各地。雨多水漲。行旅阻隔。萬一開原有警。錦州義州及廣寧之兵。何以應援。且遼東孤懸一方。女真蒙古及漢人雜處。倘遼河失守。則遼陽不支。遼陽不支。則畿輔之地。詎能宴安。臣慮及此。不能不爲寒心者也。計今若開復舊路。則墩空城堡。及瞭守之官軍。往來道里。可減三分之一。其山澤之利。舟楫之便。及肥饒之田。不可勝言。又就形勢之大略言之。則錦州義州爲西路。廣寧爲中路。遼陽爲東路。開原爲北路。酌量遠近。聯絡聲勢。隨機應變。彼此相援。如常山蛇首尾相應。可奠邊疆於磐石之安也。

李善擬開復廣寧至開原西北之舊道。使邊牆伸出於西方。若其政見實行。則今新民府疆域法庫廳一部。收入於遼東內地可知矣。惜此建築。因兵力單薄。成爲空談。遂使遼河右岸一帶之沃地。莫能開拓。遼河水道。暴露敵前。則交通機關已失矣。且商事農事。共受影響。兵事上之根本成算。反成爲退守政策。明之遼東。疲於西方之邊防。東邊外敵。乘隙而起。於是舉全疆域委之敵手矣。

明初之東邊。東邊之邊牆。比西邊更有伸縮。在清河城之南鴨綠江口以北。其最著者也。

當洪武及永樂盛時。國勢方隆。遠及於東北豆滿江地方。其確爲明朝領土。與中國本部同設政治機關者。止於遼東都司所轄之地。其西邊限於遼河。如前所述。考其東邊。東北則盡有撫順關清河城一帶。東南則限於連山關。連山關以南。尙多村落。然不過設備驛站。充朝鮮來使之用。但遼陽之東寧衛。實掌連山關及清河城以外之土地。而採取人參。惟非屬明之行政區域。事實上女真居之。從事耕作。互正統景泰。大抵無甚變遷。明倪謙東使朝鮮著朝鮮記事大意如下。

景泰元年正月十日發遼東遼陽都司令東寧衛指揮一名。率百戶四名。軍馬二百匹護送鎮守御史李純。巡按御史劉孜。左都督守遼都司等。皆出城設餞。自遼東至鴨綠

江計有八站。今廢。故護送官員。悉齎帳房隨行。經高麗衝頭館站。車嶺至浪子山。宿於民家。十一日。自浪子山起程。過背陰山。盤道嶺。至辛寨宿焉。十二日。宿東山關口。東關者。實華夷之界限也。（下略）

按此記所謂東山關者。卽今之連山關無疑。東山者。土稱也。今遼東人亦指鴨綠江上流爲東山。倪謙所至卽其地。明代蓋以此邊關爲中外之界限也。遼陽副總兵題名記有曰。我成祖建都燕京。遼東遂爲東北之巨鎮。景泰年間。外寇頻至。遂於遼陽依河設邊牆焉。舊止於連山關。今有驪陽諸城。以扼千里之險。是亦明初邊境止於連山關之明證也。東山關之地。有大摩天嶺起伏之險隘。鴨綠江及遼河之大分水嶺所劃地。是爲境界。要之明得遼東。約八十年。東南僅得地八十里。東北亦僅抵於二百五十里之清河城。當時并無邊牆之設置。僅於通路要口。各置關門。如連山關者。可謂完全獨立而築設者也。拓地之要求。成化三年以降。始築設邊牆。已如前述。此役動機。固由於女真侵略。然亦以遼東都司欲拓土地。是役也。明獲勝歸。得遼陽以東之地三百六十里。以迄於鳳凰山。遼東都司所領之疆域。幾二倍於前。然自連山關至鳳凰山。中間地味磽瘠。不能耕作。吾人以據此地形。劃爲第一防禦線。爲對女真之用。斯爲適當。雖然。僅足爲兵要上之防禦地。而不無遠於當時所行屯田軍制之便。蓋此制永樂以後。旣行。意在寓兵於農。中國古

代之政策也。顧惟豐沃之區。其招集誠爲易事。若瘠薄谷地。必生阻障。成化三年十二月。李秉上疏略曰。從蓋州復州廣寧屯衛中。摘發兵卒。戍鳳凰山。恐安土重遷。人情多不樂從。天啓元年。遼東經略熊廷弼與友人書。論此地情形亦詳。

遼東山脈。發自東北之長白山。迤西南而止於旅順海口。其枝脈所分。皆成峪地。每峪一河。流水淙淙。白石齒齒。不能屯田。居民依山而住。鑿山而耕。一年而地力盡。來年復安得空地耶。

據此則李秉所奏之實情。可以知矣。然在此方面。又不能無所經營。遂不得不採救濟方法。此殆遼東都司之宿題也。職是之故。乃要求開拓鴨綠江西岸之沃土矣。

寬甸平野之開拓。鴨綠江下流。爲今安東縣附近漢人所耕。自嘉靖三年前後始。案成化三年以降。所築邊牆之南端。止於鳳凰山附近。嘉靖二十五年。始置江沿臺堡。於今九連城以前。則以湯站堡爲限也。此堡之設。不知何時。要不越成化十六年前後。時明人知鴨綠江下流有沃壤。咸往居焉。蓋湯站堡導之也。熊廷弼勘查遼東邊地界疏。略謂嘉靖十六年以前。鴨綠江之西。湯站堡之東北。九連城之南北。順江一帶。遼東人與朝鮮人雜居之。嗣因朝鮮御史之請求。禁軍民居此。亦不許朝鮮民越江。後乃皆歸日本人居住。建鎮江城於九連城址者。大抵由此而來也。據此事實。遼東都司久欲開拓鴨綠江沿岸。可